



求 爱

路 翎

七月文丛

求
愛

七月文叢

胡風編

張
翎

• 一九四六 •

叢 文 月 七

愛 求

作 者 編 者 發 行 人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

海 燕 益 雲 海

路 胡 俞 海 聯 合 發 行 所 燕 書 店 模 風 翎

上海山陰路恒豐里七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複製 Valentin Le Champion 木刻作封面

路翎短篇小說集之二

求

愛及其他

目次

王老太婆和她底小豬	一
瞎子	一二
新奇的娛樂	一九
草鞋	二三
灘上	二九
悲憤的生涯	三四
老的和小的	四〇

棋逢敵手 四七

英雄底舞蹈 五四

俏皮的女人 六二

幸福的人 七二

江湖好漢和挑水夫的決鬪 八一

一個商人怎樣餵飽了一羣官吏 八九

翻譯家 一〇一

英雄與美人 一〇八

秋夜 一一七

可憐的父親 一二五

一封重要的來信 一三二

求愛 一四〇

*

感情教育 一五〇

旅途 一六〇

人權 一七五

*

中國勝利之夜 一九四

後記 二〇三

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

冬天底晚上，雖然才祇九點鐘的樣子，江邊的這座小鎮已經完全寂靜了。鎮上，江岸上，以及周圍的田野裏，沒有一星燈火。在灰白色的朦朧的密雲下面，坡上的那些密集着的房屋，以及江邊的那些密集着的木船，它們底黑影沉重、寂寞而荒涼。江流在灰暗中閃着微光，發出粗野的喊聲來，流了過去。落着雨，冷風吹嘯起來了。

街上好久已經沒有了一個行人。風雨底聲音，使這小鎮顯得更爲黑暗，荒涼。這時，從正街後面的一個密集着破爛的矮棚的小巷子裏，傳來了一個尖銳的，嘹亮的，充滿着表情的敲聲。這聲音有時憤怒，有時焦急，有時教誨，有時愛撫，和它同時響着的，是篾條底清脆的敲打聲，和一只豬尖銳而粗野的呼叫。這聲音在深沉的靜夜裏是這樣的嘹亮，在寒冷的風雨

裏是這樣的緊張，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得見。

風雨急迫了。這聲音似乎是在和風雨作着追逐。

這是一個孤伶的，六十歲的老女人，住在一個破爛的，用篾條和包穀桿子編起來的棚子裏，她底和她同樣貧苦的鄰人們，叫她做王家老太婆。她底兒女們都死去，或者離開了。她底生活顯然是非常艱難的，雖然她需要得極少。前幾天趕場的時候，她用二成的利息，經本保的段保長擔保，借來了一千塊錢，買來了一口小豬，保長本來是不願，也不敢替她擔保的，然而她哭訴，吵鬧得很久了，當着大家底面，保長就非常之可憐她。「放心罷，老太婆是可憐人，這個錢有我，」段保長，當着大家底面，向放債的鹽販子說。這口小豬使王家老太婆看見了她底幸福的未來：實在說，她沒有任何親人，她渴望着永久的安息了，她希望這口小豬能給她安排這個安息。她希望這口小豬能使她得到一套屍衣，幾張紙錢，因為，後坡上的馮家老太婆，前個月是死得太慘，太可怕了。這口小豬又使她覺得光榮，因為，從這一天起，她底生活和往昔是完全不同了。她也有胆量走過去參加鄰人們底關於豬的議論了：她是，好像第一次生了孩子的母親似地，不再感到鄰人們底議論和咒罵的壓迫了。

然而她又總是有些懷疑：大家不頂讚美她底小豬。

這豬是瘦弱的，雖然王家老太婆覺得它豐滿可愛，而且是很不馴順的。王家老太婆替它在自己底爛板床旁邊——這爛的板床，已經有幾十年了——安置了一個住處；但它總是各處地亂竄，有時竄到床下來，有時竄到潮溼的草堆，或壁下的污泥坑裏去。在現在的這風雨的寒冷的夜裏，小豬更不能安寧了。矮棚朽爛了的頂子已經被風掀去了一半，棚子裏各處都潮溼了，而且各處都是草灰和污泥。王家老太婆，全身透溼，縮在她底草堆旁，捏着篾條，藉着昏朦的天光看着小豬。小豬呼嚕呼嚕地哼着，而後就亂竄了起來。於是王家老太婆就捏着篾條追着它跑。

「睡倒！睡倒！好生睡倒！」王家老太婆用她尖銳的，焦急的聲音叫，同時用篾條拍打着地面。

小豬，希望得到一個安寧的地方，因王家老太婆底叫聲和篾條聲而變得非常之焦燥，竄到門邊，站下來，遲疑了一下，撒起尿來了。於是王家老太婆用篾條拍打着牆壁。

「不許撒尿！你龜兒跟老子睡到！」

小豬望着她。它小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怎樣，毫無主意了，但它覺得這一切：寒冷，焦燥，無主意，全是王家老太婆底錯；王家老太婆底喊聲，和篾條底打擊聲，是一切不幸底根源。它憤怒了。冷風突然吹開了破門，小豬就懷着復仇的憤怒竄到門外來。

王家老太婆追了出來。它站在路邊的籬巴下面，望着她，好像說：「我原是不想出來的！好看你怎樣辦罷！」

王家老太婆追趕着它，用她底尖銳的聲音喊叫着。因了六十年的單純的愁苦的生活的緣故，這聲音是非常富於表情的。因為不幸，因為年老，她是不知道鎮靜，也不知道含蓄；她喊叫着，完全不會顧到她底周圍的睡着了了的鄰人們。但她却非常地顧忌着這口頑劣的小豬，她底篾條始終不會落在它底身上；她底喊聲，無論怎樣的憤怒，是都含着一種忍耐的愛撫；她對待小豬如同對待她底小孩。

她底喊聲表示，她是很孤獨的，又表示，對於頑劣的小孩們，她是怎樣地愛過又恨過，愛着又恨着；這些小孩們都是已經長大，離開了她了。她喊着，好像小豬懂得她底這一切，並且已經回答了她似的。

風和雨繼續着。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豬，在寒冷和潮溼裏顫慄着。王家老太婆前前後後地追着，叫着，並且用篾條在地面，籬笆，牆壁上擊打着。

小豬有時躲藏，希望不被發覺；有時憤怒地亂竄，叫着它底粗野的或尖利的聲音。它是恐懼而又憤怒。漸漸地就糊塗起來，對一切都不明瞭了。

王家老太婆艱難地跨過了一條泥溝，叫着，攔在它底前面。它躲在暗處，抬起頭來，看着她，好像說：「爲什麼要這樣鬧呢？我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呢？什麼會變得這樣糟呢？總而言之，你爲什麼要和我這樣鬧呢？」

拍拍！拍拍！篾條拍擊着地面的聲音。「你孤兒聽倒！你孤兒回去好生睡倒！」王家老太婆興奮地叫，望着小豬。「好！你孤兒淋雨淋死！」她叫，「你孤兒跟老子一樣造了孽，沒得好的吃，沒得好的睡，你孤兒跟老子一樣的賤！」拍拍！拍拍！「你孤兒看，哪個大的風，哪個大的雨，別個都睡着了！」她大聲地喊，接着就跑了上去，用篾條拍擊着地面。

小豬遲疑了，它覺得，無論它怎樣做，王家老太婆是總不肯放鬆的。她閃避了一下，發出輕微的呼嚕聲來，然後就抬起頭來，靜悄悄地望着她。

「你究竟要我怎樣呢？」它底眼光說。

王家老太婆小心地滑到籬笆邊去，舉起籬條來預備拍籬笆，小豬就憤怒地叫了一聲，竄到路上來了。

王家老太婆痛苦地呻吟了一聲。她痛苦地感覺到這個，就是她底兒女們丟棄了她了。
「好，你孤兒看倒，把我整起！」她憤怒地叫，「你孤兒聽倒，老子不虧待你，老子一生不虧待人！兒子媳婦不行孝，把我丟起！我活到六十幾，一點指望都沒得——你孤兒整我！你孤兒聽倒！」她憤怒地大聲叫。於是又是籬條敲擊着地面的聲音。

「你孤兒好生聽點點話，回去好生睡倒，我明天大早就餵你吃！」王家老太婆懇求地，痛苦地說，捏着籬條站在雨中。她幾乎從來都不曾知道，小豬是並不懂得她底話的。「你想想，這個樣子亂跑又有哪些好，你自己又是不是不怕冷！」她說，慈愛地望着小豬，她覺得，小豬連衣服都沒有穿的，站在雨中，一定很冷。她想到，小豬長大了就要被殺死，自己却一點都不知道，是很可憐的。她心酸起來了。「唉，你孤兒多可憐，又不通人情，又不會講話，心裏有苦又說不出！」她感動地大聲地向小豬說，捏着籬條站在風雨中。

小豬靜靜地抬着頭，站在路邊望着她。它是全然不能明白了。它覺得，如其這樣無結果地等待着，不如睡下來再說罷，於是就睡了下來。一睡下來，縮着頭，就覺得一切都無問題，非常的安寧了。

「你孤兒起來！起來！」王家老太婆叫，在它底身邊拍着篾條，然而它不動，而且一點聲音都不發。它覺得這樣做是非常的好。

這時傳來了踐踏着泥濘的脚步聲，和別人鬧了架，在排解糾紛的場子裏吃醉了的段保長，提着一個燈籠，搖搖擺擺地走了回來。他提高了燈籠，露出懷疑的、憤怒的表情來，照着王家老太婆，又照着小豬。他覺得，在他底這一保，人們是不應該在夜裏無禮地瞎來的。

「我當是哪個哩！」保長輕蔑地說，他底燈籠在風裏搖閃着。

王家老太婆覺得自己是受了侮辱，於是憤怒地用篾條拍打着地面，向她底小豬叫了起來。

保長皺着眉頭，輕視地看着她。

「唉！我早就勸你說：啷個大年歲，胡裏胡塗的，沒得事就睡睡覺，餵啖子豬喲！可是你偏

想，日也想來夜也想！人家新媳婦想兒，也沒得你想得哪個兒嘛！」保長搖着頭，用曼長的，唱歌般的聲音說。「拿跟我！」保長說，於是搶過竹條來，擄起袖子，憤怒地抽打着小豬。

小豬哼着，但不想動彈，終於它覺得事情不大對了，跳了起來，竄到路邊去，驚異地望着保長底燈光。保長追了過來。

「你個瘟豬！你個瘟豬！你個瘟豬！」保長說，盡情地抽打着。

王家老太婆着慌了：保長的篾條，好像打在她底心上。

「段！保長，拿跟我！拿跟我！」她憤怒地大聲叫，追着保長。

小豬遲疑地逃着；總想偷懶，因此就挨得更兇。保長憤怒地抽打着它；燈籠落在泥濘裏去，熄滅了。小豬尖利地嚎叫了起來，重新奔到路上去。

「這孤兒，打得痛快，身上都暖和！」保長說，遞過篾條來。

「你哪個打法？不是你底豬兒，沒得心肝！」王家老太婆憤怒地說，搶下了篾條。

「好，你自己去打；輕輕地摸！」保長冷冷地說，走了開去。「老子燈籠都熄了……王家老太婆，我早就勸過你，」他站下來，大聲地說，「你這個樣子餵不活豬的：一匹病豬！看那個